

河東鹽政彙纂

河東鹽政彙纂卷二目

運治 庶政十二則

星野

疆域

明禋

敷教

典禮

興賢

坊集

廨宇

武備

保釐

儲積

郵政

河東鹽政彙纂卷之二

河東都轉運鹽使襄平蘇昌臣編輯

運治

運治建有專城在解州之安邑縣西境周九里一十三步廣袤各四分之一高二十四尺闢四門縱橫二衢以駐治驍之員而師生商民附焉臨池視事出南門入中禁門止數武城雖爲驍務而設然政之大經靡不建立悉受成於都轉運鹽使司監臨侍御歲一更焉洵河汾間一都會也

地不愛寶。是生鹽澤。天鼓以風。厥鹽乃成。裕國利民。天地之仁愛至矣。可無經理。永承休嘉乎。運治之設。自不容以已。唐之前。權估雖有鹽官。或入少府。或歸大農。或隸度支。而行權之吏。大約分攝軍州。郡邑之倖幕。未置專廨。卽後曾置權鹽使於經州。至宋尋歸州邑之守佐。而總其事於制置司。亦無行臺也。元初置轉運使於京兆。解池未賦。太宗時。姚行簡獻圖進議。始命修池掌權。乃駐節池北之路村。至元間。鹽權吳從仕議復歸解。元末。運使那海德俊再遷聖惠鎮。

乃築鳳凰城以固倉庫。而運治始立。先是仁宗延祐時解池鹽引。加至二十餘萬。三年池爲雨敗。艱於出課。上恤民隱。減免引鈔者十之六七。民懷帝德。更村名鎮。以紀聖惠。究之卽路村耳。建城之初。其制與今稍異。畧見黃覺新城記中。明天順二年。運使馬重顯改作四門。東曰放曉。西曰留輝。南曰聚寶。切泄鹽池。北曰迎渠。池之成敗。渠實係之。指渠名門。誌儆惕也。正德六年。侍御胡公止。增以高偉。爲禦暴計。然猶未加石甃。嘉靖三年。侍御盧公煥。發其東。四年。侍御初

公杲。焚其西。十二年。侍御余公光。焚其北。十五年。侍御沈公鐸。焚其南。隨治四門重樓於城角。各增望樓一。周增臺舖。各一十九。弘治。期例代得侍御何公瓚。隨公謨。相繼成功。二十年。侍御舒公遷。重作外城。萬曆間。磚甃浸剝。天啓二年。侍御劉公大受。暨運使孫公可撰。修築復完。崇禎七年。侍御楊公繩武。九年。侍御姜公思庸。十三年。侍御楊公鶚。連值寇警。戒嚴。累增敵臺。守望之具。以勤保障。我

朝順治六年。己丑。姜公鶚。重樓臺舖。悉毀於焚。明年

運使陳公喆。暨紳衿商庶。謀鼎葺。得舊觀。康熙十三年。侍御何公元英。以三逆告變。大謀鞏固。并增武備。二十四年。逆氛蕩靖。四海隆平。

朝廷安不忘危。直省通有繕修之

命。侍御李公時謙。運使張公鵬翮。時同理饒。經營趨事。重加完美焉。考之故府。周武王封十五弟於郇城。卽今司署西北地也。宣王時。猶有郇伯勞之之咏。春秋魯僖公三十四年。正月。晉公子重耳。圖令狐。二月。晉師退。軍於郇。以公子公瑕宣撫之。故又名郇瑕。厥後



晉人謀去絳。僉舉郇瑕。而利其近鹽之饒沃。是郇之爲郇。伊古所尚矣。自元代城郇。主運不侵他官。他官亦不得而侵。洵云能得地利。至於仰觀星野。旁計疆域。凡所以明禋黷教。典禮興賢。以及坊市。廨宇。武脩。積貯。軫卹。保釐。諸政脩舉。而且周緻。稱爲近寶之天府。又何多讓耶。詳臚於左。以俟採風之徵信。明乎富教兼禪之區。非止逐末者之所託蹟焉耳。

考

○星野

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實沈之次。晉魏分野。世紀

河東入張一度。晉書

河東。古冀州之域。爲實沈大梁之分野。唐書

平陽。觴參之次。寰宇志

平陽府。其星觴參。其分野爲晉。其名河東。大明一統志

觴參。實沈之次。屬益州。晉之分野。森羅記

○疆域

中條前列。涑水後潞。河流自天以右注。鳳山表瑞而

左迴。運志

圖

東至縣治。十五里。

西至州治。四十里。

南至平陸縣。一百里。

北至猗氏縣。六十里。

東南至夏縣。五十里。

西南至芮城縣。一百里。

西北至臨晉縣。一百里。

東北至聞喜縣。一百里。

至平陽府。三百里。

至省城太原府一千一百里。

至京師二千里。通志

○明禋

秩祀者列於首民所歎懷者繼之稱禮道院亦附焉者存古也。

池神廟在禁垣內池北之以雲岡歲以春秋季月之朔致祭。纍朝崇祀。唐慶曆間瑞鹽生錫神號爲靈慶公。宋崇寧四年鹽課豐美封東池神爲資寶公。西池神爲惠康公。大觀二年進爵爲王。元至元十二年賜廟號曰弘濟祠。加神號爲永濟王。明洪武初正號爲鹽池之神。萬曆十七年鹽溢額侍御秦大夔請錫廟

號曰靈祐祠。十九年。侍御蔣春芳新之。改移東西池神合祀於中。以條山風洞二神左右配享。

鹽風神廟在池神廟左。纍朝崇祀。宋崇寧間。同池神進號爲薦寶侯。大觀二年。進封成寶公。明洪武初。乃正號爲中條風洞之神。萬曆十九年。侍御蔣春芳分條山風洞爲二祠。左條山而右風神。

太陽廟在池神廟東。明萬曆二十四年。運使林國相創建。

雨神廟在日神左。明萬曆三十八年。侍御楊思程創

建。

甘泉廟卽淡泉神廟。在池神廟前迤東坡稍下。有泉歷朝崇祀。宋崇寧間同池神得封。號普濟公。明崇禎七年侍御楊繩武修。

國朝順治八年侍御趙如瑾再修。沿池迤西十里許另有野水亦訛淡泉之名。無神廟。非是有訛以公像爲女神者更非也。

關帝廟先在池神廟之右。明萬曆間侍御蔣春芳旣鼎新池廟分祀風洞之神於帝廟乃別構一祠於左。

以祀帝。今在池神廟之東。

土地祠。在池神廟西廡。明嘉曆三十八年。侍御楊師  
程創建。崇禎七年。侍御楊繩武重修。

聖朝順治八年。侍御趙如瑾再修。以上諸廟。每歲俱以  
春秋季月之初吉。與池神分祠共祭。

社稷壇。在西門外。歲以春秋仲月。上戊日祭。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南門外。歲以春秋仲月。上戊日  
祭。

城隍廟。在司治北。建久無考。明嘉靖七年。侍御蔣驥

暨運使黃景星重修。三十二年地震。圯。運使劉夏。請修復。萬曆四十五年。運同鄭崇厚再修。

厲壇。在北門外。所祀無依鬼神。明嘉靖九年建。每歲以清明日。七月十五中元節。十月之朔。迎城隍神位。到壇主祭。

三聖廟。在育材館內。祀堯舜禹三聖人。以臯陶稷契伯益。伯夷夔龍。羲氏和氏。關龍逢。配享。於春秋仲月之丁前二日祭。

黑龍廟。在鹽池東二十五里。宋景寧間。觀察王仲午



所建。明天順間重修。以有係於池水也。例於歲之二月朔。檄安邑縣致祭。

旗纛廟。在北門外。以霜降日祭。

寧濟廟。在城北五里。姚暹渠外。祀漢壯繆侯關。暨桓侯張。立廟久遠。其址地獨高聳。俗呼爲圪塔廟。相傳二神曾與蚩尤冥戰。以護鹽池。故祀之。事近神怪。宜儒者所不道。然二公之忠義。血食天下。宜也。例以九月十三日祭。明萬曆三十年。侍御魯舜漁重修。迄今屢加修葺。豈有香火地四十畝。以脩寺廟公用。

仰德祠。在儒學東。祀有熊氏相。風后。黃帝史官。蒼頡。有商相。巫咸。巫賢。建造無考。隨丁致祭。

表忠祠。在東門內。明嘉靖十九年。侍御舒遷建。以祀殷大夫關龍逢。三十九年地震。傾圮。侍御吳過重建。後因改爲公署。而移祠於東察院之西。僅屋三間耳。崇禎七年。侍御楊繩武。因激隘褻神。乃撤忠愛衛民。暨遺愛三祠而一之。名仍表忠。以大夫後裔。漢壯繆侯羽。並北魏隱士朗。配享。而易舊祠爲三教庵。明道明學二先生祠。在北門外。

文昌祠。其先在南門外。明嘉靖十八年。徙於城內之  
東北隅。

泰山廟。在南門外。明嘉靖四十三年重修。

國朝康熙二十六年。侍御勒信再修。

真武廟。在司治北。明天順三年重修。

國朝康熙間再修。

三官廟。在東門外。明洪武中。邑人王鐸重建。正德六  
年。禱雨有靈。侍御胡止。作謝雨文以答之。嘉靖間重  
修。萬曆間再修。

火星廟。在儒學東。明嘉靖三十九年建。

關帝廟。在司治東北。明天啓元年。侍御張潑建。

國朝康熙十四年。侍御齊世布重修。

后土廟。在北門外。明洪武初重修。

元母廟。在城內南街。

藥王廟。在西門外。明嘉靖四十二年建。

龍王廟。在北門外。明崇禎十三年。侍御楊鶚建。

馬王廟。在察院東。

武廟。在演武場東。明崇禎七年。侍御楊繩武建。

河東監政集卷之二

忠愛祠。在表忠祠西。明成化十年。邑人共建。以報亭侍御王公者。公諱臣。河東監臨。自公伊始也。殫心經畫。秉法激揚。將代。商民入都借寇。允留一年。鞠躬盡瘁。卒於官。立祠以永懷思。歲與池神並祀。

崔府君廟。在西門內。

大郎廟。在中條山陽。以三月初四日祭。

二郎三郎廟。在中條山陰。以三月望日祭。相傳與大郎爲昆季。俱以正直著。且有功於鹽池。故祀之。其祭典脩於安邑。世系事蹟無可考。

衛民祠在忠愛祠東。其先胡公止生祠也。侍御舒公遷。增入盧初。余沈。四侍御。以報修城之績。改今名。遺愛祠在衛民祠西。其先余公光生祠也。侍御舒公增入何公贊。陶公謨。以報修城之績。後入邢公侗。暨張公櫟。共成六侍御祠矣。

方公祠在遺愛祠西。其先創祀都轉運方公啓參。後又增入林公國相。乃名方林二公祠。嗣楊侍御既合三祠爲表忠。因合四祠之位。統名忠愛。又將東南兩門外。並池上諸祠。人賢位主。流芳碑記。並遷於祠中。

自漢至明。共有三十六位。前植懷棠。祫祀覃澤名臣。  
二牌坊。迄今霜降之日。有祭衛民祠之典禮。蓋其實  
祭忠愛祠也。

王公祠。向在池神廟後。祀侍御王公諱。今公已併祀  
於忠愛祠中。

名賢祠。在城南。其先祀侍御李公日宣。後入楊公鶚。  
與姜公思睿兩侍御。共三主。

興寶寺。在司治西。唐朝建。

觀音寺。在司治北。元朝建。

弘化寺在南門外。元朝建。俱運司志

○敷教

儒學在司治東南。元大德三年。運使與屯茂創建。明洪武初。遷籍生員。分附解安二學。而運學廢。正統間。韓公億請復舊制。堂廟祠廡。師生員額。仍比郡庠。正德三年。侍御周公廷徵置樂舞禮器。以光祭典。萬曆二十三年。林公國相建學倉。以爲育材創。尋擢河東大叅。捐留俸五十金。脩置學田。計貽永久。後署司運判王公建中踵公之志。鼓勸寮案。共積捐至二



百金。買夏縣之地六十餘畝。每年入租七十三石有奇。又清出解臨安邑禁垣灘地五百一十畝。每年入租二十四石有奇。共納學倉。脩賑給焉。學宮自韓公題復。運使史公潛。侍御張公應奎。黃公一龍。曾公舜漁。王公遠宜。喬公允升。相繼修葺。廟貌奕奕。我

朝定鼎。一因明制。順治十一年。運使陳公誥修葺。康熙六年。侍御施公維翰重修。十六年。侍御鞠公珣再修。二十七年。運使蘇昌臣鼎新之。先是二十四年。

御書萬世師表四字。頒於天下學校。時侍御李公時謙。

運使張公鵬翮承

命鏤匾額於正殿以彰聖道昌隆之會。

運學之外有課業明道之所三。一曰正學書院在司治東隅。明嘉靖中侍御余公光建。卽今之東察院是也。一曰育才館在運治西北八里。明正德間侍御張公士隆建。本名河東書院。基大三十餘畝。有贍地四十畝。課租脩用。萬曆初朝議毀廢。侍御李公廷觀計改三聖廟。幸免。十三年侍御趙公楷更名崇聖館。十六年侍御吳公達可更今名。十八年侍御林公祖述。

藏書以飽學者。天啓間。侍御李公日宣。增建書屋。以開來學。

大清康熙十年。侍御布公舒。熊公一瀟。重修。二十年。侍御黃公斐再修。一日弘運書院。在運學東。明天啓三年。侍御李公日宣建。其址爲運庠射圃餘地。延鄉賢曹眞予先生主席。啓廸後學。以俸三百金。置買夏縣地。一百四十餘畝。侍御姜公思賡。捐銀一千兩。買安邑縣地。五百七十一畝有奇。侍御楚公明揚。捐銀三百兩。置買夏縣地。八十餘畝。以爲育才之用。其典牧

支給地段坐落四至。佃戶姓名。各有碑記。在院可考。緣以鼎革兵荒湮沒日久。康熙二十八年。侍御郝公惟謙。乃檄行兩縣。查清覆發。運使蘇昌臣。傳集紳士公議。所有從前隱地逋租。免其追償。用寬既往。自二十九年伊始。佃地人戶。悉遵舊規。除完糧之外。仍照碑額完租。該縣每年彙收。解司附貯官庫。備充書院歲修。日給公用。仍延名宿主院啓迪。爲後學進修之地焉。

院司卷  
冊存照

運治城內。向有養蒙之地五。統名社學。而有東南西

北中之分。以便小子就近求師。其東社學。在表忠祠內。南社學。在南門社學巷。西社學。在府君廟巷。北社學。在城隍廟西。中社學。在鼓樓西。各有房舍。延塾師居之。濟以館俸。以待來學。甚盛舉也。連因兵燹。鞠爲茂草矣。其地畝四至。禮房存卷。

○典禮

於巖政衙門有事者志之其間闕日用之經曲教以遵守者自有司存

朝賀禮

長至正旦萬壽千秋節皆是

先一日以鼓樂儀仗導引

龍亭。設於東察院。是日五鼓。各官朝服齊集。巡鹽御史於丹墀下。行三跪九叩頭禮。畢。旁立。連使率闔屬官

寮。一跪。三叩首。禮生引運使至香案前。告天祝壽。跪讀祝詞。畢。復位。再兩跪六叩首。禮畢。御史領班。皆跪丹墀下送。

龍亭。千秋節止兩跪六叩首。

迎詔禮。以鼓樂儀仗導引。

龍亭。先赴郊外。詔將近。御史率衆官道旁跪迎。奉詔入龍亭。詣亭前。三跪九叩首。畢。衆官乘馬前導。至東察院。儀仗全設。御史率衆官於丹墀下。一跪。三叩首。畢。御史詣

龍亭前。跪。衆官皆跪。受詔於差員。運學教授亦旁跪。轉受。捧至東首。登案宣讀。御史以下。皆跪丹墀下。聽宣讀畢。起。再行兩跪六叩首之禮。御史復詣

龍亭。跪。問聖躬萬福。退。率衆官跪丹墀下送。

龍亭畢。委首領官一員。奉詔詣本衙門。謄黃頒布。

進表箋禮。先一日。奉

龍亭於運司大堂。奏樂。列設如前。是日。運使率衆官。於丹墀下。一跪三叩首。畢。運使詣

龍亭前。上表。畢。復位。兩跪六叩首。乘馬前導。

龍亭至東郊。跪送表官負之。執事人飲賚表官馬上三爵。視其行。衆官隨。

龍亭而返。

朝覲禮。每遇辰戌丑未年舉行。原以貳員同吏房吏賁投本冊。司佐裁後。經歷知事輪任進表。拜送儀注悉如前。

救護日月禮。先期院司各於本衙門設香案露臺上。面日月。諸官位於其後。金鼓在儀門內露臺下南。陰陽官報初虧。諸官朝服入次。班齊。行三跪九叩首禮。



正官三枹鼓。工乃金鼓鳴。食甚。復圓報拜各如之。  
鞭春禮。先期。行經歷催春。經歷司塑土牛勾芒於東  
郊。立春前一日。運使率闔屬官員。以樂迎於郊。導引  
入城。置於衙前東偏簾殿。勾芒西面。旦日。設酒果香  
案於其前。官屬朝服具。班齊樂作。四拜。上香酒三。讀  
祝畢。復四拜。遂執綵杖。序立牛側。正官枹鼓三。工播  
鼓。諸官環擊牛三。其下承擊至碎。外又塑脩小土牛  
若干。迎春之日。伴送春宴。日頒春。後議以迎春鞭牛  
非運司應行之典。檄經歷司行之。

祭先師禮。用春秋二仲月之上丁。豫集樂工演樂。并  
 民子弟歌詩。以合六佾之舞。先日。以樂送祭需於學。  
 運使省牲。有司各取毛血奠諸神。盥洗陳饌。帛一。帛  
橫肆大羹。登在中。南。銅羹。左右登。其南黍。簋。稷。簋。各  
當。銅羹之間。稻。簋。梁。簋。負黍。稷。黍。東八。蓮。刑。鹽。藁。魚  
裏。栗。榛。菱。芡。鹿脯。皆對而南。榛在鹽外。豆八。自稷西  
而南。韭。菹。醢。菁。菹。鹿醢。內順。芹。菹。兔醢。笋。菹。魚醢。  
外順。羊在蓮南。豕在豆南。香燭案在其前。○四配。配  
帛。爵。登。銅。皆如先師。簋。黍。稷。簋。無稻。梁。蓮。無榛。芡。豆  
無韭。醢。於是栗升於鹽東。芹。降於鹿下。羊豕各有肉  
○十哲。爵。銅。豕肉皆一。簋。簋。如配。蓮去。菱。藁。且去。魚  
笋。哲。東西二帛。○兩廡三帛。黍。稷。蓮。豆。期。鼓。三。嚴。諸  
四位如一哲。蓮。豆。橫肆。爵。豕則位一。  
 官章服具。有司瘞毛血迎神。四拜初獻。獻官盥洗詣

酒所。遂詣至聖先師。跪奠帛。奠爵。俯伏興。詣讀祝位。卒讀。俯伏興。乃詣獻復聖。宗聖。述聖。至獻亞聖時。分獻官皆詣所分獻哲廡。同禮畢。復位。亞獻終獻。惟獻官禮如初。不盥洗。不奠帛。飲福受胙。在讀祝位。使者承受胙。由中門出。獻官俯伏興。復位。皆再拜。撤饌。送神。四拜。捧祝帛者。各由所入門出。詣瘞所。望瘞畢。啓祠祭亦以是日。品物未詳。頒胙。大成集。

先師祭畢。是日卽祭名宦鄉賢。獻官以下著鮮明常服。行禮亦三獻。有特羊特豕。大成集。

祭三聖廟禮在先師前二日。先期按辦品物儀與先

師同。

祭品未詳。

祭社稷壇禮在先師之次日。用上戊。

帛二。皆皂。羊二。豕二。鉶二。籩豆

位皆四。黍。栗。鹽。藁魚。韭。菹。醢。醢。鹿。醢。位皆二。牲有匣案。

三獻儀同。

祭風雲雷雨山川城隍禮同壇為三位。中風雲雷雨。

左山川右城隍。儀如社稷。

羊三。豕三。帛七。皆白。中四。左二。右一。初祭有司卽瘞。

毛血。祝不告爵各奠于三獻。

有司各緒酒於爵。讀祝。位中十有二。左六。右三。三獻。獻官別爵以行獻。

飲福皆在中位前。送神則望燎。

祭厲壇禮以清明中元十月朔前三日。主祭官率屬。

齊沐告於城隍。至日。設城隍位於壇上。羊一。設無祀

鬼神牌於壇下左右。羊二。豕二。皆解置於器。米三石。爲盆飯。各以位列。祭以

日暮。諸官皆常服就位。四拜。主祭官盥洗。請神前跪。獻酒三。俯伏興。復位。讀祭文。卒讀。四拜。焚紙。

祭鹽池諸神廟禮。以春秋二季之初吉。豫期。按脩品物。至日。主祭官率屬三獻。讀祝如常儀。畢。頒胙。以上各祭。唯先師池神二祭。與巡鹽御史。於先一日。親詣行香。至期。惟運使主之。院勿與。

凡齋戒之期。禮部於冬至之前。頒來歲之齋期於天

下南郊。北郊。朝日。夕月。俱三日。

聖壽七日。

皇太后誕一日。正月上辛。祭祈穀壇。冬至祭圜丘。夏至祭方澤。四孟及歲暮。享

太廟。一八月戊。祭社稷壇。俱三日。春分祭朝日壇。秋分祭夕月壇。一八月丁。祭孔廟。帝王廟。俱二日。

遇有旱潦災眚。舉行祈禱。則擇日建壇於城隍廟。先期齋戒。禁止屠沽。院司率屬行香。多步詣壇所。明敬以希感格。僧道宿壇。誦禮弭殃。

講約化民。定期朔望。院司率屬。請本學明倫堂。紳士商庶咸集。朝參。

聖諭。行三跪九叩禮畢。釋生員中聲音洪亮。氣度安祥者。宣講。

聖諭一十六條。

○興賢

運治專設學校。科目頗不乏人。系籍雖歸州縣。而關額典文。理宜修舉。鼓舞人材。以佐雅化。每科士子將赴棘闈。運司則開於院。擇吉肆筵於司廳。行勸駕之

典筵鼎簪花被彩給膳鼓樂導引行中道出儀門度  
彩橋作折桂兆復餞於郊以經歷同主之舉於鄉而  
勸駕如之但由縣學舉者亦與焉餞鄉闈於秋初  
脂公車於冬杪

州縣童子例得考入運學者俟學道移會到檄原籍  
考選升於司司彙試而拔其尤送文宗甄別克本學

弟子給之花紅以慶發仞文童歲科並得與  
試武童科試不錄

代巡例應較士先期檄司轉學報名繕冊擇日會考

品題出榜給賞獎勵文武生  
童咸與

運司任有觀風之典其檄學報冊詹期會考品題給



獎事例與院從同。

○坊集

運治向有九坊。曰厚德。和睦。寶泉。貨殖。榮恩。賢良。甘泉。永豐。里仁。後并爲二。曰賢良。曰和厚。差糧俱隸安邑。惟地方奸匪。該印捕官耑司之外。本司知事得而兼議。重課賦也。安邑縣志

集場之附治者四。曰東陽。泓芝。東郭。下段。在城內者一集。側於三關輪聚。楊公繩武以集弊僞日滋。立約八條。一。糧食到市。每石止許牙用一升。一。斗戶不許

故調鬼語欺哄鄉愚。一客取任赴行家。不許斗戶遠接。一斗遵官較。禁置副斗。及剗削口底。并用鷄子木刮。一糴米先儘窮民。一斗戶止許正身。不許朋夥窩糴窩糶。一生員衙役官僕。不許攬充斗戶。市棍不許插手把持。一集場務於東西北三關十日一輪擺設通衢。不許隱藏場院之內。鹽懷項錄

○解字

巡鹽察院。居運治之中。明成化十年。侍御王公臣創建。嘉靖四年。侍御初公杲。循故拓新。其正南坊表曰

綱紀三藩堂廡詳張壁記。院東有鼓樓。西有鍾樓。鼓樓建於萬曆七年。侍御房公橐鍾樓乃正德十三年侍御宋公鉞所創也。

都轉運鹽使司在城之西街。正南坊表曰總計三藩。初進曰通惠樓。再進爲大門。再進爲儀門。左右有東西角門。再進爲戒石坊。爲經國堂。堂前有月臺。堂後爲和衆堂。爲萬笏樓。進通惠樓而東有經歷司。西有知事宅。經歷之上爲總司宅。知事之上爲東西分司宅。再上爲中分司宅。分司裁移經歷於西司。經歷原

署。脩公用焉。康熙二十四年。復設運判。居中司署。運司公署。原與運城同建。明天順間。運使史公潛。鼎新之。其通惠樓燬。建不一。順治十二年。運使冀公如錫。復作。

察院暨布政使行署。皆在東城。守巡二道署。在文廟東。稅課局在司治東。三場使公廨。在司治南。遞運所。在司治北。

運司諸員。各有別署。總司在東門外。中司在池南。東司在安邑。俱廢。唯西司在解州。今爲督工行署。

俱運司志

鹽池北岸。原有管鹽廳。爲委司採撈者之行署。今廢。池北之岸曰臥雲岡。其上旣建池泉神宇。而近池則有琴臺。有歌薰樓。彰虞帝之聖蹟。有海光樓。今康熙二十八年。太平象著。豐稔祥呈。稅課屢奉蠲減。

聖恩深厚。民無能名。恭建

萬壽亭一座。以效三祝之忱。而琴臺配舜德焉。

### ○武脩

演武塲。在北門外。明嘉靖元年。侍御朱公實昌建。計地三十四畝。有廳事。有將臺。以訓池卒。查運城兵制。

初止射手五十名。正德間有警。乃添設鹽壯市壯。嘉靖間添至八百名。外又民兵六百名。又選吏農之有膂力者二百名。分爲六營。練習之。尋以事平報罷。天啓二年。侍御劉公大受題請設兵一百六十名。以把總一員領之。崇禎三年。運同盧公友竹請添兵至三百。以守備一員領之。侍御王公與印又於弓兵斗級內抽兵一百名。七年。侍御楊公繩武又增兵五十名。皆因流寇蜂起。保固課鹽地也。我

朝定鼎。以寧謐議罷。自順治六年。姜瓖爲亂。侍御梁公

應龍調取平垣營兵一百七名。把總百總各一駐防。亂靖。減存五十。十三年。改撥蒲營防兵六十名。赴汛。十六年。添至八十。仍委把總領之。所用械器。隨兵帶備。而城守之具。有紅裔大小將軍各砲位。現分四門存貯。其鎗藥鐵子。先後添造存貯敵樓。以備非常。名目斤兩。并督工官員職名。年分。各經註示存卷。可以按籍而稽。運司志

○保釐

城上舖舍一十四座。城內九坊共九舖。皆輪撥火夫。

照例巡守之外。申嚴保甲之法。鄉城各立保正保副。每保置械備鑼。夜撥保夫支更。或有盜賊。鳴鑼通曉。正副保長亦各鳴鑼。糾集居民同相救援。後期者懲罰有差。於朔望之期。城關鄉鎮各有約正約副。約講就近定立約所。宣講

聖諭十六條。犯約者。初次書名於冊。使開自新。怙終不悛。申報司牧。或法處。或逐境。以正風化。以弭奸萌。

○積貯

運儲倉。在司治東。鹺署本無粮米可儲。建是倉者。亦



猶州縣之設常平倉也。然捐積無人。惟儲佃灘之籽粒。二百七十五石。六斗八升。以充厥廩。究竟灘各旱潦不時。兼之佃戶借名請減。告免者。又其故套。若不允。卽請退地。縱使如額收租。除去養濟歲需而外。尚有禮生書吏門厨城千等需。奉院批支。額且不給。儲賑之說。名焉已耳。然運城乃五方襍處。民鮮蓋藏。一罹荒歉。則鳩鵲之形立現。鴻哀可憫。獸駭更爲可虞。以數十萬財賦之重地。豈容無禦患之綢繆哉。奉職者宜深慮之矣。

昌臣曰。傳荒有勝筭。積穀爲先。積穀無神謀。力田爲  
尚。運治鹽地也。運司鹽官也。乃置鹽政而談田政。不  
既反常道。奈職守乎。然事有上乘天時。下因地利。務  
之人事。商民咸便。而大有裨於積貯者。無如寓農於  
商。以屯護池之灘地是矣。曷言乎乘天時也。治鹽之  
時在乎夏。治田之時在乎春。以待時之鹽暇。勤及時  
之田工。故曰乘天時。曷言乎因地利也。種鹽之池在  
垣內。種穀之灘在垣外。以無碍之曠土。殖有用之食  
貨。故曰因地利。至若古之撈採。差撥鹽丁。今之洗晒。

僱覓工作。鹽丁。官役也。理難苛使於鹽之外。工作。商役也。旣廩稱事。力可旁通。况治畦治隴。無非塍分並引。何難移鍾以就乎。法宜將池周灘地。相離馬道四丈爲率。盡行查勘。其有深淺。能蓄水。以免池患者。除去外。其餘丈筭頃畝。排成號段。照商課錠。均派給商。以爲屯庄。俾各督工耕種。在原有民產之商。彼已稔知農事。自能兼理灘庄。如無民產之商。卽此以作佃產。課丁脉土。使知稼穡之艱難。秋成收穫。將應輸籽粒。上納而外。存充治鹽之日用。又寧嫌生息之叢疊。

乎。故曰。商民咸便。而更有益於積貯也。然欲事其事。則於分屯之前。有當辨者四。一曰辨界。池灘民地。各有攸分。鹽司課灘民牧課地。不相紊也。經界不清。則奸徒擅行私墾。司查則指爲民地。州縣查。又指爲池灘。影射漏糧。在在皆有。理宜會同牧宰。查對魚鱗圖冊。丈勘詳明。分疆立石。灘之邊域。挿柳排榆。旣以表界。俟其成材。又可採充椿料。助池工以甦民力。一曰辨籍。從來鹽灘場土。悉歸鹽籍經理。長蘆浙淮。一切沙田草蕩。必歸官商竈戶。請佃牧息。用恤其勞。獨有

解池護灘。凡民籍中之強有力者。得據以享膏腴。在素封之商。乃以利微。不棄與較。而車脚之役。又以力綿。不敢與較。於是享其利者。佃一墾十。借名水旱。抗租爲常。縱有佃名。籽粒每歸烏有。彼旣與池休戚。不關。若遇旱潦。且有盜渠決堰。以救禾苗之事。理應顯明定例。清還商籍。他籍不許混冒。一曰辨荒熟。灘地廣遠。分坐州縣不一。先前召佃。爲課已有九百餘兩。不加查勘。則侵溢佃額者。享利而被侵者。包累。况名在佃冊之人。工力衰少。拋荒賠租者。未能全無。倘據

荒下丈。一經丈佃。則本人復業無期。累無底止矣。理應丈勘分明。凡有曾入佃冊之荒地。留還本人。本人不願。自覓佃頂則可。一曰辨高下。池灘坎陂爲多。高苦旱。下苦潦。若高而鄰窪。則又潦不受淹。而早有旱救。收穫懸殊。苟非分別課稅。事屬偏弊。理應相地起租。彷彿四比。寧輕毋重。庶使屯者樂趣。但於給屯之後。又有當禁者五。灘地之設。爲收地利。以備災祲。必貴實行。以恪遵守。工本納租而外。餘利原無倍徙。倘有富商大賈。以耕稼爲俗務。甘賠微租。棄稷勿事。法

宜禁者一。旣授之土。事必有恒。倘有逸樂是耽。耕耘失時。租無可抵。甘作頑抗。法宜禁者二。灘爲王土。分給各有定額。併包之例開。則侵謀之事起。况逋抗籽粒。多係攬棍。法宜禁者三。灘之給派。制等軍屯。止貢籽粒。不納賦稅。並非佃商已資置買。豈容官地私賣。法宜禁者四。耕穫有候。必於鹽隙。倘愆期勿事。迨至澆晒及時。反督種植。勢必鹽屯兩誤。法宜禁者五。果能辨者辨。而禁者禁。則池灘無廢土。而禁垣渠堰之傍。女鹽小池之側。視苗之婦子。自然時刻經行。則損

垣決堰之奸計。無隙可乘。採蓬刮土之奸徒。無從下手。是不獨寓農政於商屯。實乃肅鹽法於耕夫矣。又何紊職之有。

昌臣自二十七年正月十一日。待罪河東。適當鹽池潦竭之餘。商多廢業。正課頗苦。追呼伏思。救敗者。當急其致敗之由。裕課務先裕商。裕商務先保池。故建按丁派夫。以均池工之法於州縣。破從前賣富役貧諸弊。豪猾惡其害已。出而阻撓。幾於中止。二十八年。幸值侍御郝公。持斧儼臨。鋤惡剪強。封章入告。欽奉



俞綸刊爲定例矣。奈池工之弊甫清。而肥蠹旋復爲祟。無能廣籌積貯。至二十九年。雨澤仍稀。當夫青黃不接。四鄉士女。仳離有象。而儲倉實同懸磬。不勝蒿目民艱。拮据米穀。檄發知事朱祥麟。設立粥廠。以活饑者。知事亦能創捐婉勸。而鄉紳張學周。何遠。商衆范時泰。董福昇。張徽等。源源接濟。賑期半載。日食千人。近治饑民。不無小補。因念天災流行。何地蔑有。現蒙皇上籌恤民艱。洪開事例。以永天下之大命。運治乃近寶之鄉。可不豫計儲蓄。濟不虞而保國脉乎。查得真

省產鹽處所各有沙田草蕩。優給商竈。徵收籽粒。用  
備解支。今解池灘地。雖有已佃而課稅在冊者。然石  
荒隱佔。十反八九。不揣鳩拙。擬立商屯末議。期於倉  
有陳因。卽旱潦偶禔。免至流離士女。以盡臣職。但其  
事亦必上請入告。勢難旦晚舉行。今曠祿及期。倘蒙  
聖恩量移。則空言無補。不得不厚望於後之君子云。

豐濟庫在司署。收存正雜課稅。以俟解支。

### ○卹政

養濟院在運治東北隅。明嘉靖二十三年。侍御喻公

時建。現有孤貧九十八名口。食全糧者四十二名。每月名給小麥二斗四升。至孟冬月朔。名給布花銀三錢五分。半糧者五十有六。給皆減十之五。院基計地二畝有奇。尚存院舍一十六間。以棲貧獨。本司案卷

漏澤園。四野俱有。在東郊者。凡二段。共地五十六畝有奇。在南郊者。凡五段。共地一百一十畝有奇。在西郊者。凡二段。共地四十二畝有奇。在北郊者。凡二段。共地二十六畝有奇。崇禎七年。侍御姜公思廉。捐置以墔露骼。立有義塚石碣明界。本司案卷

篇章

唐崔敖河東鹽池神祠頌碑

將仕郎太常博士籍未詳

地絡之紀莫宗於河陰潛之功光啓於滙既畧太華浸淫中條嶽瀆宣精融爲巨浸肇有元命元圭告成惟其潤下乃生芻鹵皇穹陰陽兆人眷祐中土因歆食以致其味節和齊以調其心溟溟天池寶曰鹽澤幅員百里澄澈萬頃元極積數大鹹爲鹹其甞實沉其宿畢昴其漕砥柱其關嶺較石懸寶之設以重險謙順成量澗溪攸鍾涵然蓄甞絲古不息漫若山外

連爲海門。所以帝乙建社。垂穀遷都。孰其重輕。以權  
富有。在昔山澤委于虞衡。周制無征。漢方盡幹。務其  
尊積。盖用抑商。少府所尸。均其權重。郡族自沾。築廬  
環之。業傳祖考。田有上下。旱理其埤。水營其高。五幅  
爲塍。塍有渠。十井爲溝。溝有路。泉之爲畦。醴之爲門。  
漬以渾流。灌以殊源。陰陽相蒸。清濁相孕。動物潛象。  
蠢爲陶工。洵乎而疑。莫見其朕。雪野霜地。積如連山。  
美漫區域。歸於塗潦。泉貨之廣。沒於齊人。皇家不賦。  
百三十載。元宗御國五十年。姦產藺丘。燿火通鎬。嗣

聖受命以兵。靜之。擊鼓。靖洛。封殽。燕趙。宣其宸威。風動八極。調登之費。仰於有司。雖田征益加。而軍食不足。遂收鹽鐵之筭。置榷酤之官。以權合經。以貨聚衆。畫野標禁。漚川爲壕。西籠解梁。左繚安邑。乃滌場圃。乃完廩倉。畢其場功。以謹秋備。度土定食。止於中州。濟於橫汾。爰距隴阪。東下京鄴。而抵於宛。艘連其檣。輦擊其轂。終歲所入。二百千萬。供塞垣盡敵之賞。減天下大半之租。然後傳於甸人。納於鹽人。有形有散。以宴以祀。每仲夏初吉。爲墀而享之。懿夫明徵。厥有

前誌。中宗反政。崇朝而復滅。大曆窮霖。巨漲而不淡。誠宜命秩。視彼封君。先皇帝薦靈慶以號神。索飢餓而建廟。施諸侯之法服。銷半縣之清樂。籍二郡之版。六百隸於司池。故得浮榮光。結顥氣。冲其德。正其味。粒重英以表稔。花四出而呈瑞。障陳相因。非秬載所能計矣。貞元九年冬。戶部尚書裴公延齡。奠三壤之差。均九州之賦。鐵鼓之貢。林鹽之饒。凡晉人是輸。以河中爲會府。遂表職方郎中。兼侍御史馮公興。委以大計。詔曰。可。乃駐居蒲城。以馭群吏。分命前永樂縣

丞張巨源。前鄭縣丞蕭曾。率屬而臨之。洎十一年。秋九月。裴公薨。令戶部侍郎蘇公弁繼之。以馮公成績有聞。禮任如舊。度支又以前詹事府司直陸位。知解縣池。前大理評事常縱。知安邑池。惟職方領池官之外。權惟評直守制使之成筭。姦氣不作。阜財有經。十三年。四月。兩池官吏。及畦戶等。請勒豐碑。揚茲利澤。感和羨之訓。心遊傅氏之巖。稽近鹽之詞。氣對卬瑕之邑。微臣作頌。式贊新宮。頌曰。浩浩靈池。冠於水行。蒼茫大陰。滲漉純精。惟澤在晉。與時爲程。禍貪而竭。



福儉而盈。巨唐君臨。坤順乾貞。冥勤其官。坎德効靈。  
海眼通波。河源伏脉。千里一氣。渚爲廣斥。雲漢昭臨。  
玉繩下直。曰雨曰風。以凝以積。自我天產。惟其口食。  
斯皇元后。乃聖乃神。旣潔浮沉。亦循明禋。大禮畢舉。  
大樂畢陳。馮公竭來。克諧神人。登牲廟壝。瘞幣池瀕。  
旣醉旣飽。馮公則欣。肅張行優。陸帝德隣。有署有屬。  
伊馮之賓。仰彼元造。垂於無垠。皇運天長。頌聲日新。  
元盧摯撰。都轉運鹽使與屯茂新作。路村學。廟記。  
解梁之墟。民聚幾二千家。廟術昭望。州而繁。曰路村。

者。以鹺利自出。從陝西都轉運治。鄉士民協力。漕臣願廟先聖其地。至元壬辰。劉公紹慶。實總漕事。實始圖作是廟。未歲事。以受代去。今使與屯公茂。規而隨之。以一衆論。用克以大德戊戌之冬。落成厥功。爲禮殿。重檐巨楹。翬跂絢耀。視大邦君之居。像先聖先師。十哲。服章位著如禮。置講堂殿後。以居師生。闢其門櫺。崇其垣墉。以示揭虔。妥靈攸宇。中條雷首。顧瞻伊邇。相其高明。殷然爲他郡廟學之冠。七十子。諸大儒之序。及館舍庖廩。皆位置之。使可因以就緒其規。所

以須學校之費者。又未已也。嗚呼。公其勤且德於是鄉厚矣。佯來徵記文於犖。曰。國家尊鄉儒術。自京師至凡郡邑。莫不廟祀孔子。示爲指南斯文。本教養而黜俗尚。於是焉在。夫三代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路惟一鄉。今有廟學。亦尚昭聖治哉。哉。謝淺學。未有聞。廟事告成。而獨無補。思所以自効。無愧於前使。於吾同僚。惟是恃雅素於公。庶得一言。刻諸甌石。不朽。以謝不敏。犖惟學校尚矣。學有祀事。由其道。固所以報之。然使民觀禮識古以節性。日邁於善。又有若

也。夫總漕有職課殿最有法。謹正鹽筴。課贏年年。不使山澤之利有遺。所先務也。孰有游刃餘地。宣上德意。以扶翼斯文爲心。如公者哉。夫古之君子。見賢思齊。樂道人之善。然則公所求以自効。獨非吾黨所以自効與。大書特書。懼吾文之未稱副也。

元王緯重修鹽池廟碑

翰林直學士

延祐改元。春三月。中書省臣言。陝西都轉運鹽使司。重修鹽池神廟成。當書其事於石。制曰可。以命翰林臣緯。恭承明詔。竊惟鹽在五行爲水。水曰潤下。潤下

作鹹。所以供祭祀。備膳羞。資生民之用。不可一日闕也。前代解鹽。墾畦沃水種之。今則不煩人力而自成。非有牢盆煎煮之勞。及蜀井穿鑿之艱也。蓋得天地之精英。河山之靈秀。滯而爲池。廣袤百里。渟滢滲漉。凝爲大醴。皚皚浸浸。浩無津涯。璀璨晶明。莫可名狀。役夫萬餘。舂鐻雲集。曾不踰旬。裹如山積。舟車之運。數千里。皆食其利。會其歲之入。以絀計者。二千萬。皇慶二年。前都轉運使阿失鐵木兒。乃相故廟西墻。卜地塲中。締正殿。周河重簷。翼東西廡。前敞其閤。後

營寢室。階凡峻整。宏達靖深。冠大門爲樓。扁曰寶慶。  
下瞰鹵澤。面對中條。東繚太行。西峙雷首。陰霽朝暮。  
翕忽變化。信一方之奇觀。落成之日。遷二王於新廟。  
葺舊廟以祀成寶公。率僚屬士庶商賈。咸會祠下。鼓  
舞懌悅。神人大洽。以廟碑請於朝。故有是命。洪惟聖  
朝。富有天下。休養生息。租賦而外。惟以鹽課佐經費。  
然歛不及民。而民自足。天下之民。安其俗。樂其業。其  
視齊管子。正鹽筴以興展渠之利。漢東郭咸陽孔僅。  
幹鹽鐵以歸大農。唐宰相領鹽鐵以判度支。萬不侔

矣。臣緯拜手稽首。而永之詩曰。乾坤亭毒。孰爲綱維。萬物並育。孰窺端倪。五行爲用。水德稱首。作鹹之利。以資富有。維古卵瑕。地勢沃饒。右限大河。南峙中條。實沉之次。畫野定標。漚而爲池。雲蒸霧歊。結而爲巖。雲積巖曉。始出神力。民不告勞。自唐歷宋。祀事孔昭。於皇元聖。奄有萬國。山川貢珍。百神功職。靈池之產。歲增萬億。大德三禩。封號加錫。皇慶御極。嘉神之德。廼作新廟。新廟奕奕。於以揭虔。有嚴禮秩。神人洽和。用紀成績。繫神之休。國用阜康。既富而教。頌聲洋洋。

比屋可封。遺風陶唐。於萬斯年。寶曆無疆。

元黃覺撰都轉運鹽使邢海德俊築聖惠鎮新城碑

記碑書條山後  
學未詳爾里

河東陝西等處都轉運鹽使治曰聖惠。初丙申祀姚  
行簡繪圖獻於上。上可之。乃芟莽夷榛。立司於池之  
北。許曰路村。仍命行簡專掌鹽賦。是時鹽始有課。民  
獲食用也。延祐已來。易以今名。載葺廟貌。曰池神。曰  
學宮。曰三皇行用庫。譙樓。鍾樓。館。傳場。敖隸屬之所。  
靡不具。萬商輻輳。爲貨泉之淵藪。室廬聯駢。樓閣輝



映。惜乎散漫縱橫。無山谿城隍之固。加以河南不軌之徒。猖狂恣逞。闔鎮之民。宵旰蹙額。止以天塹爲恃。儻有不虞。何可以生。至正丙申夏。上擢章佩監鄉。那海德俊。命總河陝鹽使。下車。日訪民所戚。莫先城事。公喟然曰。民爲邦本。豈可重戚吾民。走倅請於朝。乃規材僦工。徒步經度。奠厥方畝。以爲制度。凡民田廬所礙者。倍其直以市之。於是丁夫星布。畚鍤雲集。命吏柴瑄董其綱。築墉構門。治各有人。公朝省暮視。口授心畫。雖風雨不憚。其墀墉凡一千七百丈。爲門者

五。每門一。則築土爲臺。崇二丈奇。廣不及崇二尺。袤增崇之三丈。甃以陶甃。中峙櫺木。以爲塗道。重扉嚴鑰。石樞鐵鐫。上構屋四程。戶牖洞達。教卒伍刺伐坐作之法。以備非常。門內外左右。各爲軍廬八程。又議察所三程。正北門。則塞永豐故渠。改流墻外。遷迤西南。就爲城之池。其臺廣袤倍於佗門。屋廼四程。旋角碧甍朱檻。羣飛跋翼。左右夾室二程。其制稱是。巡警休宴。則居之。門少東。又爲水竇一。鐵櫺石港。以通行潦。西門之竇亦如之。軍廬增各門十三程。西門則不

及七程。議察所又增其一。墉之四隅。構燔火屋各四程。以爲覘伺防禦之所。經始八月己巳。迄功季冬之末。力則鳩兵二千五百人。庶民輸財赴役者不與會計財費。則皆公之規措也。越明年三月。鎮耆士相率請余。請爲文以記。余惟斯鎮也。創於丙申。周兩甲子。而成城於丙申。予天使之然也。公嘗監烏江州牧。創石橋三十里。民免病涉之勞。至今德之。今爲新城。圉斯民於永遠安恬之域。而民不知勞。作日闔境之民。指高城深隍而思公曰。勿墮勿壞。此召伯之甘棠也。

故撫其實而書之。

明楊榮撰孔子廟重修記

正統間謹身殿大學士建安人

孔子。天縱之聖人也。天能使之爲聖人。而不能使之  
得其位。當時門人弟子師宗之。及其沒也。祀於其家。  
以師之禮而已。其後道愈久而彌彰。有天下國家者。  
用其傳以正己而化民。學士大夫。由其教以立身而  
用世。以爲孔子得帝王之道。而尊以帝王之典。袞冕  
以爲服。宮縣以爲樂。列爵以褒其徒。育士以講其經。  
盛大悠遠。將與天地相爲無窮。其廟所在。內自京都。

外被於海隅徼塞有民社者咸得立焉。蓋又古昔帝王道行當時者之所未及於乎。非至聖其曷能臻是乎。河東聖惠鎮城東南孔子廟。據鳴條岡以面鹽池。地位亢爽。殿庭門廡宏侈壯麗。其後明倫堂兩齋。古栢森然。式稱具瞻。蓋自元以前。運鹽使司所建。有學官生徒。至聖朝。廟學止立於郡縣。而是廟遂寢以壞。今天子改元之初。運司副使東魯孔哲文明始率鎮之人士。葺理焉。旣而監察御史永嘉韓偉英仲來爲運使。嘉與同志。鳩工集事。遂克落成。規制巍煥。悉復

其舊。廼來徵予文爲記。夫祭之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蓋他祀且然。而況孔子。凡厥生民。所以安於倫誼之常。而遂其有生之樂者。孔子之教然也。豈宜忘所自而不之報哉。茲廟之復。諸君子以爲政理先務。其賢可見矣。雖然。祀焉者文。宗其道者實。文已至而實不從。將無以至於久。是邦也。舜禹之故都。豈無秀民可教者。選擇而教於茲。因使執歲時之饋奠。而又需其成。以待上之求也。雖非郡縣學官之列。亦猶黨庠術序之遺意。安知其終不若徂徠白鹿之書院乎。此

予加望之意也。故爲記以勸。諒亦諸君子之所願從事焉。

明呂柟撰盧公修運城記

正德戊辰狀元歷官祭酒字種木陝西高陵人

嘉靖三年秋大水。運司城幾圯。侍御盧公惻焉。欲輒甃以圖久遠。然以爪期且屆。姑甃東面。以俟後哲落成。運城人歎曰。斯子孫千載之利也。不可不記。且此城羣省交會。一方具瞻。然地近鹽。則嫌易留其足。土挾沙。則風易彫其膚。板帶礪磔。則雨易剝其面。故今歲霖淫。幾淪平野也。而又內處富賈。盜易窺。城大無

兵盜易攻。巷寡土著。盜易取。雜聚五方之民。盜易入。土無嘉實而有厚藏。盜易剽。故往年流賊。幾突乎剽也。公乃遷官吏。輕訾笑。定征役。謹命令。猶其舊規。教其新矩。裁其崇卑。壹其博狹。均其厚薄。凡兩月告成。屹爲重鎮。呂柟曰。聞之管夷吾曰。大城不可不完。郭周不可外通。否則亂賊姦遁者作。故莒廢渠丘。楚克三都。而智瑤思以汾水灌安邑也。公斯舉。所係乎國者重矣。運城人又曰。一面甃。三面皆可甃也。一面舉。三面皆可俟也。於此可觀五實焉。險設而不驟。力舒。



而不迫。財博而不汰。業廣而不專。名成而不私。於此可觀七教焉。惠足以教畜衆。廉足以教度財。寬足以教節勞。智足以教豫事。厚足以教敦本。信足以教經國。呂柟曰。此在公特一緒物耳。柟近謁公。論文貴質不貴艱。論學貴行不貴辯。論政貴平不貴刻。是以編掣常鹽。商無追怨。洞開三門。民無偏利。地不重給。丁無積累。訟不徇人。獄無冤滯。而又申修書院。課藝不倦。博愛運學。周貧不私。此則真堯運城者也。且公之官。可行道於天下。當其志。且欲城九州而守四彝。曾

以此城爲功也。於是運城人曰。問甃運城記。得聞甃天下城記矣。於是公聞之曰。將判官不忘往日之同寅厚望於我耶。知勉矣。知勉矣。公諱煥。河南光山人。明呂柟撰張公建河東書院記

爵望見前

正德甲戌春。張子仲修。巡鹽河東。官吏革譽。商民胥悅。廼從官師之請。作河東書院於路。於是諸車人。店人。牙人。獻木石暨力。諸工師獻能。諸園藪獻厥植。廼選義士命理。廼築堵周七十雉。廼作先門三楹。南面北渡石杠。儀門三楹。又北。講經堂五楹。阿棚前。南面

層階。雙桐夾階。桐外有松栢若槐。東爲崇義齋。五楹。西面。西爲遠利齋。五楹。東面。碑亭二。在二齋南。南面。齋負序。序交儀門之南墉。儀門東。東號門南面。東號門而北。東上號門。東中號門。東下號門。皆西面。北上。東序在其前。三號皆南面。三楹。自門折道以登。其榮皆夾樹。下楸中槐上桐。皆背二梨。其夾階也。皆茨栢。號皆有厨二楹。在左。西面。儀門西。西號門南面。西號門而北。其制如東號門。而北表二門。皆雙楸。追思堂在講經堂北。五楹。南面。二槐夾階。茨栢在其南。四教

亭在堂北。亦南面。堂東偏南下。爲左曲房。西面其後。胥人房。西偏南下。爲右曲房。東面其後。隸人房。西牖之西。蜂房四區。東面。東牖之東。蜂房亦四區。西面。四教亭北。築閣構樓曰書林。上祀三晉名賢。側藏籍。其林帶水爲環池。如圓壁。以種蓮。泛舟曰天光雲影。又北爲乳石灘。灘北爲山。九峯。中峯曰仰止亭。東曰杏壇。西曰桃源。旁皆甃井曰源頭。四洞先後。山曰游仙。蓮池在山後麓。嶽岫巒巖。皆有茂木。綰霧縈雲。故左曰豹變。右曰鳳鳴。自環池東爲石榴園。亭曰日心。西

爲蒲萄園。亭曰月種。皆背松棚。菊籬見山。在山北。西面亭曰悠然。其後牡丹園。亭曰麗景。又其後紉蘭園。亭曰余珮。皆西面。亭皆南面。竹徑通幽。在山北東面。亭曰綠荷。其後茶蘼園。亭曰微風。又其後藉草園。亭曰一般。皆東面。亭皆南面。自仰止山後。歷青楊而圯。爲游息亭。又北爲百果園。其山北東麓。甃井槐亭。西麓亦甃井槐亭。糊車上水。潛山翼流。南過源頭井。又南會於亂石灘。又南滙爲環池。環池東南。開流過東蜂房。南滙東號厨。至東號門之南。東滙爲方塘。西會

西流於石杠。其西南。開流過西蜂房。南縈西號厨。至西號門之南。西滙爲方塘。東會東流於石杠。又北流。分灌山後諸園。至於百果。故君子入先門。則懷德。瞻儀門。則正履。視碑以懼。後居齋以齋心。陟崇義。思入神。降遠利。思窒欲。升講經<sub>以堂</sub>。考業。處退思。以防過。守四教。以存誠。仰山以樂仁。覽水以樂智。觀蜂房。以思義仁。且智與義矣。斯周德。日心。忠也。月種。順也。忠順不失。斯見歲寒不凋之節。故松棚在其後。松棚者。與松爲朋也。是故歷亂石灘。可以知險。登書林樓。可以

知危。游杏壇以述古。訪桃源以濟世。憇悠然以正出處。閱麗景以觀造化。和絳猗以成圭璧。賞微風而識乾坤。是故余珮如蘭斯馨。藉草靡他。其適若是乎。可以游息矣。故游息亭終焉。譬諸草木。既爾斯果矣。故百果園又終焉。

明余光新建正學書院記

嘉靖十三年監臨

路村城。舊有運學。其西爲解州。有解梁書院。吾師涇野先生所建。萃其州士。與其耆蒙。日講學以明倫。且以聖訓律令。與藍田鄉約。朔望舉行。以勸善糾惡。至

於今。士人風化近古。余子按而觀之。喟然曰。君子之澤。其感移一。至於此。路村去解。未四十里。風俗乃殊。豈路人不若解人。殆未有如興解人者。以興路人也。或曰。解人務稼。路人務賈。業本還厚。易近利還厚難。余曰。不然。天生時而地生財。人變化之。以相養。匪厲也。地有鹽而棄之。匪道也。惟不爲利溺。四民皆可復古。豈惟農。子曰。有教無類。易民而治之者。拙也。擇地而施之者。狹也。吾敢視解路之人爲二哉。正學之建。不可後矣。籌畫彌月。始思之曰。無地孰基。無材孰構。



無人孰相。三者弗備。功難圖也。繼思之曰。匪先胡倡。匪友胡麗。匪規胡勸。三者弗備。學雖建。風難移也。旣而相其地。則得城東隅。三靈廟之廢址。相其材。則得宋同知之官舍。相其人。則得牟同知泰。相與協謀。余子欣然曰。地不費價。材不再鳩。人不遠取。是可以舉矣。又曰。解院之風先之。解人士友之。解約規之。是可以興矣。不數月。落成。其制一如解梁。余子乃集路城諸耆。與諸童子。及召解梁諸耆人士之閑於禮樂歌詩者。以率之。乃進而言曰。夫學以居民也。路村之廢。

豈無良民。有良民而棄之弗居者。不仁也。其民自棄而弗居者。無立也。路人其甘於淪沒乎。乃爲之記。

明張璧撰初公重建察院記

爵里未詳

河東察院爲巡按御史所臨。以平鹺政。以廉吏治。以考民隱。所繫重矣。宜壯制偉觀。與責胥稱。顧敝陋弗整。臨者慨焉。嘉靖乙酉。侍御初君來按茲土。先是盧君堯文。湓滿當行。謂君曰。院就圯。君盍成之。君曰。諾。旣乃曰。予惟先公務而後從事。遂銳意經畫。修卓刀諸堰。導姚暹諸渠。甃運司西城。開大郭門。嗣是誕告。

諸州縣選才吏。裒前所餘貲。撤舊構而新之。始民居雜近院後。君易以官地。俾得徙。仍給其須。乃周遭築重垣若干雉。作先門三楹。扁曰察院。察院前。樹屏建坊。榜曰貞肅。左右峙者。曰激濁。曰揚清。中爲堂曰風紀。後爲堂曰退思。又後爲寢室曰冰檠。皆五楹。旁兩翼爲庖廄。爲書吏房。前後俱作捲棚。綿亘庇蓋。冰檠堂北。有亭曰栢香。東曰憶梅。西曰存竹。皆繚以短垣。門皆南嚮。先門傍鴈牆。各有棚房。居祇候胥徒。南左右各一屋。爲各官次舍。前榜房故狹隘。又廛市與院

門相值。復益地若干丈。南開委巷。諸皆從榜房後出入。爲警鋪者二。每邏卒夜巡。鈴柝四匝。察院之制備矣。旣宏乃規。弗愆厥素。茲其良役哉。璧嘗觀善持憲者。先諸公而後及其所緩。是役也。可謂知務。然侍御之志。豈但已乎。蓋山澤林鹽。皆國之寶。而今之鹽利。可以坐充國課者。莫踰解池。然利於官。則有廉汚。利於民。則有惠慝。欲惠民。先繩吏。是故不可無激揚之典。激揚者。風紀所有事也。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故風紀以標其憲。貞肅以約其趨。追食以廣其思。冰

櫟以嚴其操。而又履竹之潔。挹梅之清。甘栢之苦。檢身飭躬。靡不至。夫然。故平物有衡。燭形有鑑。舉刺興革。無往弗臧。而凡天下之事。皆不足爲矣。獨巖政也哉。此又侍御君取名之義也。

明劉敏寬撰劉侍御重修運城記

運城。草創於古。聖惠鎮。未及磚甃。甃之自昭代。嘉靖間。侍御盧公始。初公。余公。何公。陶公。繼之。屹然名城。爲百代鎮。而內則猶然土壁也。城濱鹽池。不二射。而近水。土沙鹵。不能風雨。頻圯。頻修。隨修隨圯。尋至萬

曆之季。帑罄力疲。且不任修矣。天啓壬戌。侍御劉公來按河東。公逖覽高竄。不規規事爲。而綽負仔肩天下之度。每謂宦遊以爲民也。不貽百姓麻。無論非張官本旨。卽丈夫自待。不宜菲薄。若是立綱陳紀。鉅細靡遺。未期月。鹺政蔚然豹變。閱視城垣狼狽之狀。愀然嘆曰。城池民命所依。誰爲司命。忍坐視至此。遂檄運長孫公。咨之薦紳。察之士庶。謀定計周。發帑募役。爲一勞永逸之舉。畫地約期。擇官督課。塼墻尺許。足捍矢石。攔墻易磚。永杜剝落。新敵樓。葺舖舍。疏水道。

積飛石。城外浚壕築牆。鎗炮可施。暴客不得傍城尺  
寸。經始於壬戌壯月。告竣於癸亥如月。趨事子來。歡  
聲雷動。百年頽敝。一旦金湯。詎不偉哉。尚以有城無  
兵。其誰與守。廉護池灘地若干頃。足募鄉兵若干名。  
搜舊械若干。益以新造若干件。屬官操守。永無虞矣。  
然公一念痼瘵。猶以是城沙鹵。非他城比。弗甃內垣。  
則不能風雨猶故也。歷數年而前功盡棄。將使衛民  
者。終爲病民。旣非重修本意。况回視甃外之五公。能  
無歉於衷。乃於啓行前二日。慨捐節縮金一千兩。責

成孫公督甃內垣北面。紹先基後。遺百姓庠。殆無已  
時矣。昔盧公創甃外垣東面。而三面繼之。今公創甃  
北面之內。嗣是而按臨諸公。量必有爲國爲民。嘉與  
樂就。三面之甃。可立而待。不世之澤。當與造物畢矣。  
嗚呼。修城常役耳。然是役也。則有八異焉。周爰咨度。  
異自用也。損上益下。異慳嗇也。省試躬親。異尊大也。  
區畫精密。異濶謬也。量二給獮。異屬民也。緩代觀風。  
異罔終也。泐設兵燹。異避怨也。遺金善後。異傳舍也。  
惟此八異。本諸三善。計安社稷。事君之忠。衽席蒼生。



保民之仁。居位業官。効職之義。原此三善。出之一心。執此以行。肩天下。在在維城可也。運城一斑。烏足以盡公哉。而運之遺黎。戴德銘心。與此城俱遠。又不待言矣。公諱大受。江西人。連長孫公諱可僕。湖廣人。

明劉敏寬撰柱史汪公節金裕諸記

策荒政者。首言善救。不如善備。蓋不備而救。是圖則其政未善。亦猶醫人者。不緩而治其本。但急而治其標。鮮能神其技矣。我朝加意元元。荒政備舉。公設預備倉。私設社倉。給歛有法。兆民多賴。顧晉人不穀。苗

診頻仍。往歲發倉。公私縣罄。不獲已。散其贖錢。又不  
獲已。勞於勸借。倘嗣是而蓄診不乏。則積貯既不能  
克。權宜又不可復。嗷嗷有衆。其索諸枯魚之肆乎。我  
鹽臺汪公。擊時艱而念根本。每日撥亂而不於治。拯  
危而不於安。衣赭繫墜。其將不免。故自按臨以及報  
命。一以仁民爲主。通商惠衆。如烹鮮也。鋤強扶弱。如  
植梓也。設險置衛。如保嬰也。餘鹽餘銀。屢疏執奏。爲  
斯民請命。如援溝壑。而措於衽席上也。尤以足食者。  
民之司命。鹽城原設運儲倉。所貯無幾。惻然憫之。刻

意儉素。苦心節約。凡自奉以及儀文。不容已者。悉省之。不喫緊者。罷之。留有公用銀一千五百餘兩。乃檄有司。糴穀運倉。爲賑貸賞丁之用。復下令曰。吾糴以爲民。不得號價。號價則不便於農。是百姓未蒙吾惠。而先受困也。民咸感卽。共命須臾。得穀三千八百餘石。倉箱相望。而民不稱病。且舉手相賀曰。自有運倉。貯未甚裕。裕則自今日始。賑亦未甚廣。廣則自今日始。曠古一時。吾與汝何厚幸與。余聞之曰。君子幼學壯行。務俾民各得其所。我公仁心仁政。旁洽三藩。固

不待此而後見。然卽此一舉。仁恩洋溢。有不可涯涘  
窺者。何也。民窮財盡。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仁主不擾  
之命。疊頒。而海內剝削之慘愈熾。當此而有貽吾民  
一分之賜者乎。猶攫一鬻於餒虎之口。而延乎遺旦  
夕之喘。雖解倒懸。不啻也。况數千石之儲乎。且公秉  
憲宣猷。風化迅速。卽公肇是典。而運司有學倉。安邑  
饒積貯。是余邑之仁。公之仁也。由是踵躅者推廣。聞  
風者則倣。公之仁。豈小補哉。載考蕭相國趙營平之  
於漢。陸平章柳侍御之於唐。韓魏公朱文公之於宋。

河東鹽政彙纂

卷之二

四十九

運治

皆抗疏建白。剏倉設儲。謀國老成。爲世規範。而公更苦節積金。直欲起白骨而肉之。噫嘻。可謂殊絕百代者矣。故樂識其詳。以爲荒政者之師。公諱以時。號順所。婺源人。

明李日宣新建弘運書院碑記

天啓三年  
監臨

余不習吏事。少時但從鄒南師諸老譚學耳。比釋褐。卽藏拙秘省。尋改言路。未嘗不與吏親。而於吏事茫然也。邇受事河東。則日親吏事。於茫然中。求稍可自憑者。一以平日所聞於父師爲要領。而叅以書生之

知識日漸融會。不爽分毫。恍然悟曰。學在是也。予昔所聞於父師者。學也。卽吏事也。河東爲三聖人傳道地。而講學一會。自曹師仰節堂數武外。寥寥無聞。余日覩諸老。恂謹端凝。居然有道氣象。又皆振古循良。絕世經濟。卓然有以自樹於世。豈其於吏道深。而於學肯漠然乎。乃與諸老間一尋會。反覆研究。又恍然嘆曰。學在是也。諸老向所自樹者。非吏事也。學也。然則學何負於吏哉。今之君子。以學妨於政。而偏欲諱之。且使天下士。從事於舉業者。亦曰。吾肆力於文章。

姑置是。嗟乎。學者學爲儒。學爲吏也。今舉文章政事。一切諉之學外。無恠乎天下無真儒。無真吏。而徒紛紛焉。驚紙上之月露。釣口角之龔黃。卽語妙天下。名震四遠。於道何居。且夫不衷之言。聖人弗聽。違心之行。君子不居。文章靈氣。功名大物。盜取亦爲不祥。况剽竊唾餘。乘風雲於天上。鋪張故事。買尸祝於人間。則是錢冰可以耀日。園沙可以尸饗也。竊爲今之君子憂之。憂之維何。亦惟是刻意共學而已。余旣於育才館。拓地爲室。以居諸子。矜繼念吾曹師。還山有目。

諸老聚首更須及時登壇有人而擁皋無地長民之  
謂何於是卜得學宮之左射圃一區可以經營屬所  
司墾而構之仍移其圃稍東焉構成題其閣曰經正  
民興顏其門曰弘運題其堂曰傳是凡旣備矣而余  
周爰始歸吾師亦應期且至諸老相向賀曰兆足行  
矣時余以家少司馬例請引避旦夕且行於是相訂  
一月之內凡再會會無資則薄有所捐買田以饒其  
詳具載志中聞曹師且請於鄒師記之矣而余猶不  
能已於一言者良以余之受命而來也吏事耳余不



能以不習之吏事報朝廷。而徒以所習之風聞對父  
師。何以稱肅將乎。而非也。天下患無真吏耳。欲天下  
有真吏。先須天下有真儒。真吏易致。真儒難得。使予  
爲其易。而以所不習者。塞責於目前。無寧爲其難。而  
以所習聞者。報効於他日。且未必無少補於日前乎。  
此區區創始意也。或曰。子所題者。傳是也。而記不及  
是。何也。曰。莫非是也。人盡吏也。人盡儒也。我乃於其  
中求一真。則是吏非吏。是儒非儒。自有能辨之者。此  
又予傳是微意也。若其大義。則與諸君子譚之久矣。

明楊繩武武備誌

崇禎七年監臨

兵之爲道。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不已爲黷。不得已而已爲忘。忘戰不可爲理。况用武時乎。運城舊設兵而器弗贍。辛未城下之役。棄其師。鑒不遠也。乙亥秋。寇復耽耽河上。竊慮財賦空名。仍爲本城累。爰製砲於陽城。購矢於寧武。取弓人於平陽。市鉛黃於曲沃。新甲冑。增馬匹。并及城垣。諸守具各稍稍備。然人與器不習。等之無也。再爲建武廟。修演場。以每月三  
八日。集諸壯者練之。練心使丹。練胆使壯。練耳目使

不亂。練手與足。使便利輕捷。若不知力之自己出也。是可謂兵矣。進之則更有伸屈之妙焉。蓋兵過剛則悍。弊流而驕。過柔則靡。勢漸爲弱。欲令剛柔並濟。其故益深且微。大約剛者如金。練久愈精。柔者如絲。練久愈熟。既精且熟。乃可執此器以潛地動天。上可固封疆。次之保身命。此兵家日用飲食也。予行矣。器或遺脫。人或懈弛。因壽之珉。以誌予惓惓教而後戰之意云。

衛周祚重修河東書院記

丁丑進士壁官大學士加少保字問石曲沃人

河東顆鹽。天產美利也。明初種粟於邊。鹽法大舉。養欲給求。化隆材蔚。迨其後。商困於遷。士荒於業。仰之有池與學。富教兩失。名焉而已。

皇清御極。因革用中。稅鹽從薄。產鹽益裕。而人賢日躋於盛。何哉。蓋地不愛寶。天不愛道。氣候以養而愈出。精神以積而愈生也。先是有西渠張公者。持斧視墜。以平蒲帝鄉。實道統之所自始。創河東書院。延主席而修明之。其時佐軍興。翼世教。籌商造士。並行而各稱最焉。厥後廷觀李公。以消蜚語。易爲三聖廟。繡斧

趙公更爲宗聖館。緝敬李公。恢大前規。增書舍以處天下之學者。名曰育才。遠近趨赴。何風之隆也。我世祖皇帝。紹二帝之心傳。以道脉爲國脉。

今上龍飛。益新治統。繼往開來。內聖外王。體用兼備。乃因鹺務繁重。滿漢並差。康熙九年。

特簡監察御史布舒。熊一灝。巡視鹽澤。二公者。理學大儒。經濟偉人也。卬。

命儼臨。周咨謀度。有利必興。有害必革。敦政之暇。讀殘碑而觸緒。慨然於書院之宜復。乃共捐俸倡屬。矢志。

鼎新鹽法使者張君應徵輩。庀材鳩工。一時商民莫不鼓舞。未幾工畢。階垣堂奧輪奐依然。在昔矣。是役始於十年之三月。落成於五月。共用工若干。行見唐虞聖域。九有名賢蔚然復集。副二君以人事君之誼。修行明經。上佐。

聖天子精一之盛治。猗歟休哉。於是乎書。

張鵬翮重修運城碑記

河東御史臺與鹽法使者所駐之地曰運城。專城也。稽淮浙長蘆鹽司在揚州。杭州。天津。皆隸郡衛。非專

城也。此其故何哉。蓋煮海者。烟竈延綿沙際。千里相望。擇其瀕近。居而綜理之。防禦增築之事。守令任之而已。我河東鹽池。渟渾不流。晶瑩若山。霜雪者百廿里。跨冀豫雍梁之境。四千里。仰給於此。國賦所儲。群商所處。諸路所通。百物所聚。巍然一大都會。解州城小。去郡又遠。城之特建。勢必然也。其周垣九里四門。計一千七百丈。肇始自元至正時。迄今三百有餘年。其間或修或圯。前使者之勞績。班班猶在。

今上御極之二十三載。河東鹽使需人。銓衡所推。未嘗

上意特命舉清廉素著者。廷臣謬以鵬翮上聞。  
制曰可。恭遇

聖駕東巡。臨視關里。鵬翮祇候充郡。特蒙召見。行在溫  
語垂問。承恩扈蹕。仍留典山東武鄉試。正主考。事竣。  
乃之官。覈引通鹽。恤商利民。先舉其綱。閱池濬渠。厚  
塙。而修城。尤其要。方將次第行之。謀於栢臺李公。而  
請旨之檄已下。於是捐財用而不費公帑。稱畚築而  
量給民力。平板幹。仍溝洫。議遠邇。度有司鳩工命日。  
程物興作。制不踰舊。役不違時。始於康熙二十四年。



九月。而以明年三月畢事。凡墉堞。皆甃甃甃。樓櫓。皆  
堊丹漆。曩之卑者崇。狹者廣。傾者植。頽者完。木陶瓦  
石之材。以枚數之。如千萬。用人之力。以工數之。如千  
萬。其爲役也。亦大矣。予落其成。登埤四覽。不能無所  
感於懷焉。夫鹽政。無修城之責也。而河東運城之廢  
興。乃鹽政一大事。然必際其時。得其人。然後事治而  
政舉。竊嘗南望中條。矗立屏障。接連行陘。介山北峙。  
峨嶺環抱。汾澮襟其東。黃河帶其西。城之外。險阻有  
可憑也。而賈旅輻輳。僨敗雲集。輜蹄擊。互雜蹂於闕

闔閭者。敏關警櫓。不可以無稽也。夫池之傍。大舜之  
琴臺在焉。歌南風之詩。遐想乎上世。卽城郭所不事  
也。自禹營安邑。三代而下。牧民固圉。方其時。未嘗不  
以爲先務也。王文公有言。郭城者。先王有之。而非所  
以恃爲存也。及至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又常不敢  
以爲後。故周文王作城於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作城  
於東方。而以仲山甫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之以赫  
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將之以肅肅之命。考其  
君臣。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知之如此。吾故曰。

必際其時。得其人。然後事治而政舉也。今天下車書大同。

聖天子誕敷文德。協和風動。乃治益求治。安愈思安。日與公孤坐而論道。宜乎底於熙皞之化。猗歟休哉。可謂際其時矣。我柱史勒公。以覺羅奉命來巡。而圖公以閣學出撫三晉。河道觀察于公。擢撫畿甸。江南中丞湯公。晉秩宗伯。皆蒙

朝廷不次之用。卽大小百執事。罔不感發興起。刻自砥礪。各竭其學力之所至。以自効於盛世。海內額手稱

得人之慶。予也萬里孤臣。荷

特達之知。簡拔督籙。亦惟黽勉循分。以盡掌筭理財之  
實。去其不便。而行其便。使利歸於商。民獲均食。而不  
病。體當事惓惓愛養之意。慎修厥政。期於有成。以對  
揚

休命。又豈特修城一事而已哉。然予因補敝葺廢。修扞  
一方。有慕夫南仲仲山甫之功。而予則甚愧乎非其  
人也。有負於

聖天子委任之至意多矣。遂爲文。鏤諸城隅。以告後之

君子幸有諒於予之志也夫。

蘇昌臣鼎新運司黌宮記

古者建邦國。則立學校。傍置郡邑亦如之。事重且急。與立社稷等。蓋取諸敷教以興民行。厥後廟祀

孔子。以爲矜式也。初不聞有地非通都。官非民牧。城郭未施。先崇廟貌。如元之與屯。公茂者按路村。以至正甲午城。以大德戊戌廟。公之駐茲土也。主離務耳。乃先城而廟。幾六十禩。君子莫不多公之善足國。而首重道。其見大。其慮遠也。何哉。夫河東。固堯舜之故都。

也。向道易。而蚡瑕實財賦之輿區也。背道亦易。敬姜有言。沃土之民逸。逸則亡善。子輿氏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聖人有憂之。是堯舜之所惕。亦惟是焉而已。顧聚五方之人於荒落。皇皇求財利。而無理道以攝之。國何以國。賦何以賦乎。唯夫學校設。則師儒備。而教化殷。忠孝於是乎篤。禮讓於是乎敦。廉節於是乎立。等威於是乎別。四維旣張。屏翰內固。鳳凰城之築。祇以鞏郭郭耳。故曰。公之見大。公之慮遠也。稽自作廟以來。四百年矣。歷兵凶而傾圯者。難以數紀。雖

繕修時舉。而欲圖久遠。良非易易。

皇清康熙二十有七年。昌臣來典鹽樞。仰瞻

聖宇。顏損復呈。矢志經紀而鼎新之。重教本以景前賢。分內事也。惟是力不克華。務求其固。制不加廣。務葺其完。歷半載而落成。適當春仲上丁。禮應有事宇下。遂因師儒咸集而告之曰。古聖往矣。不墜者道。今之禮祀而寅畏者。寧惟奕奕之廟貌也哉。自大德以來。舉眸嚮者百千次。駿奔走者億萬人矣。盖有由是而致通顯。行道者也。由是而全行履。守道者也。有德未

成名未立。孜孜焉誦法而不衰。學道者也。多士果能  
仔肩禮教。皇皇求仁義。以爲凡民倡。使不愧生聖域。  
是多士實能永新乎。

聖宇矣。否則

孔子大聖。與

天爲徒。凡邦國郡邑。莫不作廟以表尊崇。斯舉也。不猶  
夫泰山之靈爽。羣望爲宗。登封者七十二家。豈榮是  
云云。尺寸土耶。工旣畢。乃以其義上之。直指郝公。公  
曰善。爾師儒其務繹思。且勒斯言於石。以俾後人無



忘諗。

蘇昌臣大修池陽祠宇記

皇清康熙二十八年。歲在己巳。太階平。

天子大蠲租課。樂豐稔也。維時河東四民。幸居堯舜之地。復逢

堯舜之君。無可報稱。乃建

萬壽亭於解池之陽。以志

帝德。亭成。鹽臣索里。偕昌臣。敬率寮庶。拜於亭下。四民之中。有執業於池之商者。進而曰。古之帝王。治躋太

平。則舉封禪。以表功德於萬世。今

天子兩巡方嶽。皆登祀而不封。蓋聖不自聖。其翼翼之心。更超前代矣。然其事天明禋。直承精一之道統。凡在臣民。敢不仰體

聖敬。以永懷柔之功德乎。茲者。鮮池千頃波。山川有鑒。歲出顆鹽。以滋國用者也。池陽建有祠宇。爲祈報明禋之所。沿歷百年。大修未舉。廟貌神儀。金碧失耀。非所以協

聖心。况吾儕小人。食於斯。衣於斯。長貽孫子於斯。沐

神休。無異沐

帝德。假令坐任頽圯。祀典失恭。不卽有褻

王章矣乎。茲遇

聖仁周普。昔者效同讐而供芻糗之貢。悉永罷以恤商  
力。商之蒙澤。更加沃於四民中。切願以

天澤之半。盡池陽之建置而鼎新之。一以報當前之純  
嘏。一以祈後此之嘉祚。俾雨暘時。池筴豐。永克正賦。  
以滋

國用於毫末。上報吾

君於萬禋焉。敢請遂許之。乃以是歲之十月鳩工。明年三月竣事。不特神儀廟貌輪奐煒煌。卽一樓一廡。凡以表名勝而憇勞悴者。亦復丹堊交暎。仰瞻

萬壽新亭。無異麗辰居而受星拱焉。下民之誠。其藉是以少抒乎。夫民神之主也。民和則神聽。理有固然。今而後於萬斯年。福我邦家哉。然則民之敬君之仁也。烏可以不志也。遂書歲月。以勒諸石。

河東鹽政彙纂卷之二終